我正你的眼

為了幫人而辭去高薪厚職，是愛，還是責任？香港口述影像協會創辦人梁凱程告訴你：Why not both? 十年前因參加口述影像訓練班，她與視障人士結下不解之緣，發現原來口述影像可透過不同技巧，讓視障人士獲得更佳的視聽享受，奈何香港並沒有任何相關研究。原是大學講師的她，毅然辭工遠赴英國進修口述影像博士課程。她盼望成為視障人士雙眼，將健全人士看到的、參與到的，都化為一段段聲音導航，打破身體缺陷所帶來的種種隔閡，助他們融入社區。

走進梁凱程的辦公室，她正為一套卡通短片進行口述影像錄音，看似簡單，實際要避開對白和聲效，在空白位置描述演員的表情和動作，少點經驗和技巧也不行。她解釋：「以一部 90 分鐘的電影為例，口述影像的準備工夫可花上 80 小時，包括撰稿、綵排和錄音等。」

讓視障人士有權看見

口述影像屬符際翻譯，將眼前的影像訊息，翻譯成語言。2013 年，她赴英國倫敦大學修讀口述影像課程。回想當年「裸辭」的決定，她猶幸有個全力支持她追夢的丈夫，因當時正值新婚，婚後還未度蜜月就要分隔兩地，「幸好他很體諒我，更跟我一同做口述影像義工。」

修畢博士課程後，她於 2015 年回港成立香港口述影像協會，惟當時大眾對口述影像認知不多，連視障人士也不清楚其定義和流程。

梁凱程的5件隨身物

1 手提電話

每次推出活動通告後，都會用語音讀屏功能檢查一次，確保視障人士接收的資訊清晰無誤。

2 耳筒

用專業器材才能聽清楚咬字和發音，這是灌錄完口述影像音檔後，做質量檢查的必備工具。

3 咪高風

先用咪高風把口述影像講稿錄一次，讓自己熟習流程，也能檢查發音及咬字。

4 字典

進行口述影像撰稿時，若不清楚字詞的粵語讀音，就會翻查字典。

5 暗黑地獄拼圖

工作勞累或壓力大時，會砌暗黑拼圖調整心情，也鍛煉耐性，每次砌完都好有成功感。

1 梁凱程憶述，當初她辭去講師投身口述影像研究時，家人、朋友也擔心她的生計，但她沒想過能否糊口，「這並不關乎於賺錢，而是希望幫到一群受眾。」

2 賽馬會一「瞳」起動口述影像計劃舉辦了不少活動，包括木棉樹社區口述影像導賞團。

瀏覽訪問短片

梁博士花了不少時間推廣服務，現時協會所提供的口述影像服務範圍相當廣泛，涵蓋影視節目、博物館及展覽導賞、運動賽事，連粵劇都有。「我曾問一位視障朋友：『平時會否去博物館看展覽？』他竟然說：『我能去嗎？』我便向他介紹博物館口述影像服務。為何視障人士會不認識自己的權利？其實只要是日常生活能接觸到的事物，視障人士都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利參與，最重要是可自由選擇。」

視障人士無法看到眼前事物，梁博士形容「自己就是他們的雙眼」，口述影像員的出現，如同填補了視障人士缺失了的感官，帶著他們在無障礙的方式下，透過聲音認識世界之大。因此每次發展新項目，她都會和團隊做足功課，學習不同類型的專業知識，使口述影像更加清晰，「我們對口述影像的資訊準確度要求好高，因為我們正是為視障人士帶來訊息，讓他們學習到新事物的人。若出錯會影響他們與人交往，令他們尷尬。」

令人快樂的職業病

推動口述影像十年，她笑言現在有職業病，每每看到新奇有趣的展覽和節目，第一時間會思考如何為眼前的畫面設計口述影像，想讓視障人士一同參與。她總是將口述影像掛在嘴邊，這份熱誠感染到家人和朋友成為義工，也得到各方資助，讓口述影像發揮至更多界別。

因為熱愛，所以奮力向前。梁凱程指她從沒感到洩氣，當中最大的原因，是視障人士每一句「開心」和「學到好多」的回應，讓她的意志更堅定。「每當視障朋友參加完活動，跟我說開心好玩、學到許多，透過口述影像活動了解世界多一些，就代表我們成功了，這也是我的快樂來源。」她滿足地說。

香港口述影像協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，開展了「賽馬會一『瞳』起動口述影像計劃」及「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 — 多感官教學計劃」，推廣口述影像普及化。前者推廣運動及戶外活動口述影像，後者為有視障或特殊教育需要兒童製作繪本，以改善語言教學。「馬會支持對我們來說是一支強心針，這代表認同我們口述影像的專業，也幫助推動口述影像至更多範疇。」梁凱程說。